

<<静水深流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静水深流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6239438

10位ISBN编号：780623943X

出版时间：2008-4

出版时间：河南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贾平凹

页数：23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静水深流>>

内容概要

平凹散文是中华散文的异数。

其实平凹的文、字、画甚至存在本身都与快餐文化有点儿隔：我们在现代，平凹在汉唐，在秦，在魏晋，在长安。

平凹为人的素朴反衬到他的文章、字与画上成了古拙甚至笨重。

而这，恰恰是欲成大事者寤寐思服、求之不得的境界，贾平凹轻松做到了：他生而如斯，从未强求。此所谓大师风度、大家风范。

《贾平凹长篇散文：静水深流》是这本大散文的书名，也是平凹为文、为人的写照：面如静水，胸有深流。

<<静水深流>>

作者简介

贾平凹，原名贾平娃，1952年出生，陕西丹凤人。
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。

著有小说集《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》、《贾平凹自选集》，长篇小说《商州》、《白夜》、《怀念狼》、《高老庄》，自传体长篇《我是农民》等。

《腊月·正月》获第3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；《满月》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；《废都》获1997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；《浮躁》获1987年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。

作家最近获得由法国文化交流部颁发的“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”。

<<静水深流>>

书籍目录

我是农民老西安西路上

<<静水深流>>

章节摘录

我是农民——昨天下午，我把钥匙和电话本丢了。

我原本一直将电话本装在上衣的口袋，钥匙也是拴在裤带上的，但一个朋友送给我了手提皮包后，电话本和钥匙才装进去一天就丢了。

电话本和钥匙怎么能不带在身上呢？

这有什么难看的？

现时的中国人，即便一个街头饭店择菜洗碗的小工、司机和妓女，甚或是政府大楼里的处长和厅长，谁不是电话本装在口袋，钥匙那么一嘟噜地挂在裤带上？

！

那个该死的出租车司机——我吃过许多出租车司机故意弄坏计价器乱收费的亏，我灵醒了，上车前看了一下他的车号尾数是12——我说去雁塔路8号。

他说8号院，那是省委家属院呀，你家住在那里？

我怎么能住在那儿，没脑子，住在8号院我能搭你的出租车吗？

！

我是为一个亲戚的就业去求助姓周的领导的。

“我看你也不像8号院的人！”

“长舌的司机立即对我不以为然了，他开始哼着一首流行歌曲“走呀走，走呀走，走过了多少年华……”车剧烈地摇晃了一下，险些撞着了一位骑自行车的人，他骂了一句“仄”，同时一口很稠的痰从车窗吐向那人。

我知道这司机一定是城里的泼皮出身，就不做声。

他却从此粗话再不离口，不停地指着路边的年轻女人说：“小姐！”

“又一个小姐！”

“他看穿得暴露的女人都是小姐，开始骂妓女就是妓女，偏大名“小姐”！”

生殖器叫得再文雅还不就是个“”吗？

他骂贪官，又骂污吏，骂美国，也骂伊朗，骂下岗的工人多，骂街道的路不平，又骂股票下跌了，骂白粉也不纯，骂除了娘是真的什么都成了假的。

他说他什么都不怕，只怕交通警察，“我要是不开车了，我须杀几个交警不可！”

“我害怕起来，赶忙让他停车，我就是急促促下了车而将皮包忘记了，待那辆出租车已经走得无踪无影，我才想起我的皮包还在车上！”

没了电话本和钥匙，我从8号院回来进不了门。

明明是我的家，我却不能进去，贴在门扇上的宋版木刻门神拓片，秦琼敬德就不认我。

直等到孩子从学校放学回来开了门才歇着，而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又都中断了。

同事的老婆患病住院，我得去看望，不知道了医院的电话和病室的床号；熟人的孩子参加了成人考试，答应了替孩子去查查分数，忘记了自考办的同学的呼机号；一部中篇稿件邮递了北京一家出版社，收到了还是没收到；为盗版而引起的官司，需要通知律师商量出庭的事宜；家乡的父母官到了西安，住的是哪家宾馆哪个房间；单位出现人事内讧，急需向上级领导汇报而先要和领导的秘书约定时间……没有了电话本，我一下子被这个社会抛弃了，是个瞎子、聋子、星外的来客，一条在沙滩上蹦足达的鱼。

我大声地发着脾气，门却“咚咚”地被敲响，是市人事局送来一沓表格要填。

我坐下来写：贾平凹，男，陕西省丹凤县棣花乡人，生于1952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，属龙相，身高1.65米，体重62公斤，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，分配于陕西人民出版社任文学编辑，1980年至今在西安市文联供职……这样的表格我至少是填写过一百多份，看样子我还得继续填下去。

若论起官衔来，我也是有着相当多的官衔的，小到《美文》杂志的主编，大到全国政协委员。

但我从未体会到“人上人”的滋味，把掌柜的当成了伙计我是有经验的。

我想，它们对于我在活着的时候百忙而无一利，好处一定是会在我死后的追悼会上念出职务一大串的。

<<静水深流>>

但这样的表我得一份又一份填写着！

楼下又有人狼一样地叫喊了：“407——”

“0——7——”

“这当然喊的是我。”

我走下楼，是邮递员送来电报。

“你是407吗？”

“他要证实。”

我说是的，现在我是407，住院时护士发药，我是348，在单位我是001，电话局催交电话费时我是8302328，去机场安检处，我是610103520221121。

说完了，我也笑了，原来我贾平凹是一堆数字，犹如商店里出售的那些饮料，包装盒上就写满了各种成分的数字。

社会的管理是以法律和金钱维系的，而人却完全在他的定数里生活。

世界是多么巨大呀，但小起来就是十位以内的数字和那一把钥匙！

我重新返回楼上继续填写我的表格。

在四楼的楼梯口上，隔壁的那位教

授（他竟然正是数学系的教授！

）正逗他的小儿玩耍。

他指着小儿身上的每一个部位对小儿说：“这是你的头，这是你的眼，这是你的鼻子……”

“都是我的，那我呢，我在哪儿？”

“教授和我都噎在那里，亏得屋里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，我就那么狼狈地逃走了。

“谁呀？”

“我找贾平凹！”

“你是哪里？”

“我是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。”

您是贾平凹吗？”

“是……贾平凹的哥哥。”

“贾平凹还有个哥哥？”

“是堂哥吧！”

“哇！”

我终于找到啦！

我寻不着贾平凹，我却寻着了0298302328！

“……” “他现在在哪儿？”

我有急事要找他，要不，我明日就坐飞机去西安了！”

“我是离不开电话的，但最令我胆战心惊的就是电话，它几乎是每十分钟就响一次，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呼你、催你、逼你，永远不让你安静地待一会儿。

一个人的名字，当然包括他的数字，就是咒与符，有的名字和数字会给你带来吉祥，有些名字和数字带给你的却是烦恼和灾害，我称我的电话是钩命的无常！”

现在，电话里的声音是个女的，好听的东北语调蛮有节奏，说着说着已经开始带有“哭音”了，我只好坦白了我就是贾平凹，问什么急事？”

她在那里高兴得拍桌子，“啪啪啪”，她说他们在编一套关于知青的回忆录丛书，一定得我参加，然后是一大堆“奉承”我的话。

奉承是廉价的，当年全国都在说“毛主席万岁”，但毛主席并没有活到一万岁；我是40岁过半的人了，自觉已经静正，不以宠辱而动心。

我说，我现在正身心交瘁，上有老下有小，还都有病；我也肝心胃坏了，需要去养一养，这套丛书恕我不能参加了。

女编辑却就是不肯放我，而且允许我放宽交稿的时间。

我没出息，缠不过她，也是我一时要逃避，就说那好吧，让我考虑考虑，三天后给予答复。

<<静水深流>>

进入中年后，我是明显地衰老了。

头发脱落，牙齿松动，四肢愈来愈细，腰腹日渐宽大，是一个“人蜘蛛”。

我诅咒我的中年偏偏是在世纪之末，国事家事个人事是那样日日夜夜烦扰我。

我没有失眠的时候，只是没时间去睡。

我的同学，住在楼下另一个单元的已经是文学系教授的冯，他和我做了两年邻居，他说：“你是党员，特殊材料制成的，我要是你这般累，恐怕已经死过两回了！”

“孔子讲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

“我之所以不死，是并没有得道，或者说，一个人的苦难还没有受够，上帝是不会让你快乐地死掉的。

我和冯教授喝酒——我们常常喝酒——他常常就醉了，他爱说：“但知酒中趣，勿与醒者传。”

而我则把我经受磨难的秘诀告诉了他，那就是逃避。

我逃避了女编辑的硬缠软磨，窝在了大沙发里喘息，脑子却不由得想到了往昔知青的岁月。

说来真是奇怪，距离了知青生活25年，25年里每每作想了那5年的岁月莫不是咬牙切齿地诅咒，而现在却变得那样的亲切和珍贵。

漫漫的长途上，竟然有一片林子，林子里有野花和荆棘的草坪，有划动着蜉蝣的水池，该坐下来嚼嚼身上口袋里已经风干的馍饼了。

……

<<静水深流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